

孟子新讀本

下冊

孟子新讀本第六篇上

唐文治蔚芝甫著

告子篇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也。

朱注。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柹柳。柹。禮堂孟子正義引陶隱居本草別錄云。柹樹削取裏皮去上甲煎服之。夏日作飲去熱。此柹樹即柹柳。柹。柳。柹。柳。屈木所爲。若卮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愚按。易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人性所固有也。仁義即人性也。而告子乃曰。以人性爲仁義。是以人性爲一物。仁義爲一物。而強爲之也。則其失甚矣。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直講其說靈敏
痛快

方云此章辨無
分二字以主無
有善無不善先
說水無有不善
明性之本然不
是善物說為不
善然非性之激
然而文用指本
法極明豁點

張氏云孟子謂如告子所言。則是以杞柳之質比性。其為桮棬也。固不能順杞柳之性而為之。必將戕賊而為之也。然則人之為仁義也。亦將戕賊其性而為之乎。是將使天下以仁義為偽而迷其本真。其害豈不甚乎。故以為禍仁義之言也。愚按杞柳不能自然為桮棬也。必戕賊而後成之。桮棬成而杞柳之本性失矣。以此而喻性。則人將曰。吾欲適吾自然之性。甯拳曲臃腫而不中於繩墨也。此即莊子以仁義易其性之說也。見駢拇篇。如是則人皆畏仁義。故孟子斥之曰。禍仁義。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朱注。湍。波流濤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張氏云。原人之生。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無惡之可萌者也。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以至於飢食渴飲。其始亦莫非善也。推此則可見矣。蓋人得二氣之精。五行之秀。其虛明知覺之心。有以推之而萬善可備。以不失其天地之全故性善之名。獨歸於人。而為天地之心也。

陸氏桴亭云。天命之初。未落氣質。即朱子亦有此言。蓋以性之之聖。堯舜周孔而後。不可復得。人性之雜。萬有不齊。下不得個善字。故須論到天命之初。以為此處渾然至善。不知此只是繼之者善。與成之者性。終有分別。讀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言。只就人有生以後看。即下愚濁惡。亦無有不性善者。蓋孟子論善。只就四端發見處言。因其四端。即知其有仁義禮智。人人有四端。即人人性善也。不必說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之性善。

方云此段筆意
尤陡峭飛動

陳氏蘭甫云。溫公云。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又云。孟子以爲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王介甫云。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無之乎。蘇子由云。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此諸說之意略同。總之疑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語。然孟子此語。答告子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語也。告子言無分。故孟子分之。謂有善無不善。所以謂無不善者。又細分之。雖有不善而皆有善。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即詩所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無有不好懿德者也。聖人無暴慢貪惑之性。無怨毒忿戾之性。無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性。暴慢貪惑之人。怨毒忿戾之人。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人。則皆有仁義禮智之性。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陂。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朱注。搏擊也。躍跳也。陂。額也。水之過陂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愚按。水無有不下也。而搏之激之。可使過陂。在山。人無有不善也。而搏之激之。亦可爲不善。孰爲搏之。嗜欲是也。孰爲激之。意氣是也。社會之感化習俗之遷移。風氣之漸染。教育之不良。久之而安靜者爲浮躁。循謹者爲囂張。果決者爲強梁。聰明者爲暗塞。是豈性之本然哉。孟子曰。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人性至善也。而可使爲不善。蓋其勢亦甚易也。

上設測辨下
即用特法此
孟子文特擅長

告子曰：生之謂性。

朱注：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朱注：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朱注：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又云：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同，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錯亂，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陸氏桴亭云：告子生之謂性，言氣質也。孟子不言生之謂性之非，而但與之言人物之辨。告子以食色為性，亦言氣質也。孟子不言食色謂性之非，而但與之言義外之謬。此可以知孟子之言性善不越氣質中矣。

愚按：太極之元兩儀始分，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浮沈交錯，庶類混成。周子云：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人物之生，莫不稟乎理，亦莫不含乎氣。然而各一其性者，則萬有不齊者也；生之謂性之說，合理氣而言者也。古謂也。故程子嘗曰：生之謂性，性即氣。

即性生之謂也。朱子釋之云：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難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又云：有此氣爲人，即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據程子朱子之言，則生之謂性之說，初亦何嘗誤哉？特告子不知分類辨別之學，不能察人物之異，故孟子詰以羽雪玉之喻，而即懜乎其莫辨也。朱子云：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愚竊嘗深論之云：人與物之理固不同也，而氣亦何嘗不異？物與物之理固異也，而氣亦何嘗同？即以犬牛言之，犬能守夜，牛能耕犁，犴犬與牛之性且不同矣。其所以不同者，由其氣稟之異也。而謂犬與牛之氣稟可同於人乎？程子又曰：人生氣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是以人生之氣稟言之，智愚靈蠢，善惡亦萬有不齊矣，而可一概論乎？然則人與物之性理異也，氣亦異也。即人與人之性，物與物之性，理異也，氣亦異也。告子之學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其於窮理未識徑塗，縱使求之於心，不過此塊然之知覺，故於人物之形色者，但見其同而不知其異也。既不知同中之異，乃更不知異中之異也。（如犬牛之性與人異，而犬之性與牛之性亦異，是謂異中之異）聖人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其原端在於窮理窮理之學，安在當自分類辨別始。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張氏云：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今告子乃舉物而遺其則，是固出於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論也。其說行而天理不明，人欲莫之遏矣。

陸氏桴亭云：或言子以善歸氣質，即告子食色爲性之說也。曰：是大不然。告子但知氣質而不知氣質中之善，如甘食悅色，氣質也，物之所同也。甘食中有辭讓，悅色中有羞惡，此氣質中之善也。人之所獨也。告子知其同，不知其獨，故不肯以善言性。若告子知以善言性，則雖以食色爲性，容何傷？食色非性而何？

方云不識長馬
之長無以異於
長人之長與然
則者亦亦有外
與韓退之諱辯
學此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朱注。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張氏云。告子以爲長之在人。如白之在彼。曾不知白之爲色。一定而變。而長之所宜。則隨事而不同也。若一概而論。則馬之長。將亦無以異於人之長。而可乎。夫長雖在彼。而長之者在我。蓋長之之理。素具於此。非因彼而有也。有是性。則具是理。其輕重親疎大小遠近之宜。固森然於秉彝之中。而不可亂事物。至於前者雖有萬之不同。而有物必有則。汎應曲酬。各得其當。皆吾素有之義。而非外取之。此天所命也。惟夫昧於天命。而以天下之公理。爲有我之得私。而始有義外之說。孟子告之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使思夫長之之爲義。則知義之非外矣。

愚按。長者義乎。二語最爲明晰。長者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則在於吾心也。是謂內也。或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此說非偏於外乎。不知當喜當怒。雖在於外物。而所以用我喜用我怒處之。各得其宜者。固在於心也。是內而非外也。

又按。張子云。上異於二字。疑衍。孔氏廣森經學。扞言。趙氏讀異於白爲句。蓋謂長人之義。異於白也。然愚意竊謂未安。闕之可爾。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朱注。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張氏云。告子謂愛吾弟而不愛秦人之弟。是以我爲悅。故曰仁在內也。長吾長而亦長楚人之長。是以長爲悅。故曰義外也。曾不知所以長之者。非在我而何出哉。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張氏云。同爲炙也。而所以耆之則在我。然則以其在彼之同。而謂耆炙之爲外。可乎。雖然。長吾之長。義也。長楚人之長。亦義也。長則同。而待吾兄與待楚人。固有間矣。其分之殊。豈人之所能爲哉。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爲仁者哉。彼徒以愛爲仁。而不知愛之施有差等。固義之所存也。徒以長爲義。而不知所以長之者。固仁之體也。不知仁義。而以論性。宜乎莫適其指歸也。

羅氏羅山云。耆秦人之炙。由吾心耆之也。耆吾炙。亦由吾心耆之也。炙在外而耆之之心在內。長在外而長之之心在內。豈僅長長爲然哉。夫耆物則亦有然者也。今必以長長爲在外。然則耆炙之心亦在外。與孟子於此再申長之者。義乎之意。欲其認得此心在內耳。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方云敬叔父乎
以下難孟子子
之義在孟子子
之中代爲回答
到下文只記答
子聞之便提若
等空便提若
先通矣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董子云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蓋言由我處之得其宜也見所當敬而行其敬者我也由內出者也故謂之內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敬兄先酌鄉人義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在此在彼處之得其宜者我也故謂之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顧氏亭林云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

愚按敬叔父敬弟義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孰者宜庸敬孰者宜斯須之敬所以處之得其宜者我也故謂之內也

方云此章是論性善乃其情三句即才以明性若夫為不善二句即才以明性此二節為通章提筆惻隱之心以下為申明情可為善與為不善非才之罪之意詩曰一節引證以明性善

又云以上六章合之是一篇大文之首五章是辨告子論性之非後一章是發明性善之血首一章用正說中一章用波瀾壯闊風趣橫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張氏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伊川先生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蓋主於敬而義自此形焉敬與義體用一源而已矣

愚按冬日飲湯夏日飲水義也何時而宜飲湯何時而宜飲水所以飲之得其宜者我也故謂之內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朱注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東坡）胡氏（文定）之說蓋如此

愚按王陽明先生學派以為無善無惡心之體頗近禪宗更與此說相類後儒謂告子無善無惡近於佛氏心之精神光明寂照之義故朱子注生之謂性章亦比之作用是性愚意告子未必及此蓋告子論性實係渾淪不知辨別故於諸說亦莫衷一是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朱注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

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朱注。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韓子原性篇云。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焉。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顧氏亭林云。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先王居櫛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陸氏桴亭云。或問以氣質論性。善則性中之惡。何以處之。子曰。孟子原止說性中有善。不曾說無惡。蓋緣當時之人。皆以仁義禮智爲聖人。緣飾出來。強以教人。非本來之物。如杞柳桮棬等議論。故孟子特特指點以爲四端。原人性中本有非謂性中止有善而無惡也。若止有善而無惡。則人人皆聖人矣。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如此則似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之說。如何。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與孔子性相近之說。原相似。但立意主客不同耳。孔子言性相近。與書言恒性相似。原主善一邊。言故曰。人之生也。直。蓋人之所以爲人。與禽獸異者。只是這個。故善是個主。惡是個客。若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惡混之說。則主客無別。故語雖相似。而旨意相去不啻天淵也。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陳氏蘭甫云。公都子曰。或曰。有性不善。以堯爲君。而有象。孟子答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此因有性不善之說。而解其惑。謂彼性雖不善。而仍有善。何以見之。以其情可以爲善。可知其性仍有善。是乃我所謂性善也。如象之性。誠惡矣。乃若見舜而忸怩。則其情可以爲善。可見象之性。仍有善。是乃孟子所謂性善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顧氏亭林云。人固有爲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陳氏蘭甫云。此答公都子所述性。可以爲不善之說也。爲不善非才之罪。而況性乎。

朱注云。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是也。譬如金。或用爲鼎彝。或用爲矛戟。矛戟。殺人非金之材質之罪也。可爲鼎彝者。碎之而爲釘。則不能盡其材質者也。材質之義。引伸之。則材質美者。謂之才。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美材質也。才也。養不才。材質美者。養材質不美者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朱注。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顧氏亭林云。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愚按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凡求字之義。皆不當求之於人。而當求之於我。求之於我者。求盡我之才也。天生我才。而不能盡。於是乎性情乖戾。而所用之才。皆非其正。豈不殆哉。豈不惜哉。

首節先將心字
二節顯出聖人
與我同類故龍
子曰以下設喻
蓄勢末節歸結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張氏云有物必有則者莫非物也視聽言動則有視聽言動之則喜怒哀樂則有喜怒哀樂之則何莫不然其則蓋天所命也以其至當而不可過故謂之則有太極則有物故性外無物有物必有則故物外無性斯道也天下之所共有所共由非有我之得私也彝者常也言本然之常性人所均有故好是懿德以其秉彝故也而其不知好者是有以亂其常故也

羅氏羅山云昏明強弱盡人各殊論性不論氣無以見其異也仁義禮智盡人皆具論氣不論性又無以見其同程子所謂二之則不是也夫有是氣而理即具於中固不可分而爲二然氣自氣理自理亦不可混而爲一孟子曰夜氣不足以存謂夜氣不足以存仁義也既曰存則氣自氣仁義自仁義矣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既曰配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矣其引孔子說詩曰有物必有則物者氣之所爲也則者理也有耳目口體之物必有恭從明哲之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物必有親義序別信之理是理不離乎氣質而亦不雜乎氣質矣

愚按孔子說詩止長言永嘆而本義自顯如仁則榮章引鷓鴣之詩而述孔子之言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篇引蒸民之詩而述孔子之言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祇加數虛字涵泳其間意味更覺無窮此聖人說詩之家法也然則後世文離穿鑿之說其亦可以已乎（張氏謂故有物以下係孟子之言焦氏禮堂則謂係孔子說詩之語愚謂從焦說爲是）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
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張氏云陷溺言因循淪胥而莫之覺也人心本無不善因陷溺之故而不齊也

愚按朱注云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其說未免迂曲幼時即疑之後悟此賴字當爲爛之省文故下文概云陷溺

到心字何等有力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益見其與我同類矣故理義同類則示人以學道之方也

方云此節以下文勢縱何獨至於人二句一擒故龍子曰以下更縱橫開宕擒住真生龍活虎之文

其心非天之降才爾殊言非天降才之不善也讀焦禮堂孟子正義其說適與愚合焦氏引阮氏元云賴即嬾按說文女部云嬾懈也貝部云賴贏也禮記月令云不可以贏注云贏猶解也解即懈賴解同義然則富歲子弟多賴謂其粒米狼戾民多懈怠月令不可以贏即是不可以嬾而子弟多賴即是子弟多懈也賴與暴俱是陷溺其心若謂豐年多善凶年多惡未聞溫飽之家皆由禮者矣愚嘗見東南富庶之地子弟坐擁膏腴飽食而嬉無所事事因之逸居無教終身不聞禮義及遇凶歲則暴戾橫征刻剝小民無微不至子弟之陷溺其心而喪失其業皆由於依賴田產爲之屬附此有識之士所由以均賦均租之說相提並論一則以限制胥吏一則以救人之子弟也孟子此言蓋爲偷惰橫暴之子弟並下鍼砭也

今夫粦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朱注粦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羅氏羅山云天地之氣萬有不齊和風甘雨其氣清明陰濁霧其氣昏暗迅雷烈風其氣震盪愆陽伏陰其氣偏戾天時有不齊也西北之地高峻其氣多剛勁東南之地平衍其氣多柔弱得山之氣者其人多雄健其惡者爲粗頑得水之氣者其人多秀麗其惡者爲淫靡雖數里之間其氣多有不同地勢有不齊也天地之氣各殊故人之稟之者其氣質亦不相侔矣且人之生也又須視其父母所感之氣何如天地之氣流行鼓盪人之呼吸息息與之相關故人之心正者所感之氣亦正人之心不正者所感之氣亦不正多忿怒者其氣剛躁多憂戚者其氣鬱結多淫佚者其氣靡蕩多恐懼者其氣怯弱父母之氣各殊故其子之稟之者適與父母相肖此又人事有不齊也是必值運會之明盛萃山川之清淑而其父母之正氣又足以承天地之瑞氣故得哲人篤生清明純粹此外或有清而不純者或有純而不清者或有清濁純雜相半者或有濁多而清少者或有雜多而純少者千別萬殊不可勝語必欲比而同之固不可必得之數惟其天命之本然者無不至善孟子特指其本然之善

者。以。示。之。欲。人。明。善。復。初。而。不。自。囿。於。氣。質。耳。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張子西銘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凡人同得天地之氣以爲氣即同得天地之性以爲性故曰聖人與我同類也非徒以其顙圓而趾方也况上下數千年由周而上溯之唐虞則皆堯舜之苗裔也由唐虞而上溯之黃農則皆黃帝之苗裔也以此言同類尤爲切近也而奚爲與聖人不相似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朱注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焦氏禮堂云僖十七年左傳云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注云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戰國策魏策云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此易牙知味之事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焦氏禮堂云。襄十八年左傳云。晉人聞楚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又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呂氏春秋長見篇云。晉平公鑄爲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皆其聽至聰之事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趙注引詩不見子都。焦氏禮堂云。山有扶蘇篇。毛傳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孔氏正義云。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然則孔氏不以子都爲人名。乃孟子深於詩。其稱子都。正本於詩。而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矣。趙氏引詩以證是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朱注。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飲曰豢。犬豕是也。

張氏云。旣曰同然。口耳目皆有同也。何獨心之不然。此所當深思者也。口耳目麗乎氣。故有形者皆得其同。而心則宰之者也。形而上者也。故其所同者。反隔於有形。而莫之能通。反躬而去其蔽。則見其大同者矣。其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曰理而又曰義。

此章兩節用譬
喻引起韓文中
多用此法

蘇云郊字牧字
樞字皆死字活
用法

在心爲理。處物爲義。謂體用也。理義者。天下之公也。不爲堯桀而存亡。聖人之先得者。即衆人之所有者也。而何有所增益哉。理義之所以悅我心者。以理義者固心之所以爲心者也。得乎理義。則油然而悅矣。以芻豢之悅我口爲喻。蓋言適其可而有。不期然而然者也。

愚按程子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字之讀。當知古訓。理字从王从里。說文云。治玉也。蓋理之細者。如治玉理之粗者。如制里制里者。鄉遂溝洫經緯縱橫。以及原隰高下。各得其制是也。治玉者。剖析精微。如琢如磨。必臻細好是也。故曰。在物爲理。理必著於事物。而後見。非虛而無憑者也。處物爲義。由我處之。得其宜。亦當知古訓。說已見前。章理也。義也。皆性也。心統性情者也。非即性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可見心之非即理義也。知其性。然後能盡其心也。自後儒誤認心即理。義任心而行。遂致氣質用事。無所忌憚。或者求之於虛無杳冥之域。返觀內照。以爲可得乎心之本然。乃至悖理蔑義而不自知。此陽儒陰釋之學。所以接跡於天下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山木爲斧斤所伐。萌蘖爲牛羊所牧。自山木萌蘖而言其苦爲何如。人心爲嗜欲所錮蔽。外緣所牽引。財賄所汨沒。無異於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自人心而言其苦更何如。